

留恋之矢

薛原



东南大学出版社

六朝松艺文笔丛

留恋之矢

薛原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恋之矢 / 薛原著. —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 7

(六朝松艺文笔丛 / 薛原, 徐雁主编)

ISBN 7-81089-305-X/I·3

I. 留... II. 薛... III. ①书评—选集②随笔—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G236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7359 号

丛 书 名	六朝松艺文笔丛
书 名	留恋之矢
编 著 者	薛 原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电 话	(025) 3792327 3792214 (发行部) 3791830 3374334 (书店邮购)
传 真	(025) 7711295 (发行部) 3362442 (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2.00 元 (全 8 册)

(凡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我社发行科调换。电话: 025-3795802)

那个年代的读书与梦想(自序)

一台手摇式老唱片机,几张厚实的木纹唱片,三四枚针尖已磨钝的唱片针,给一个10岁的病中男孩带来多少欢乐和幻想。每天吃过早饭咽下一大杯苦涩的中药,我盘腿坐在床上,打开唱片机的盒盖,先握着摇把摇紧了弦,然后摆上一张唱片,再拉出唱头——从那几枚钝针里挑拣出一枚安上——轻轻贴着唱片的外边缘放下,于是,粗犷沉重抑扬顿挫地说书声便在我们拥挤的家里回响起来:话说鲁提辖三拳打死镇关西……我听了三四遍才暗暗想这位叫鲁达的鲁提辖和花和尚鲁智深不是一个人呢,直到我囫圇吞枣地看完了《水浒传》才找到了答案。那时候收音机里时常播送着批判投降派宋江带着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受皇帝招安去打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水浒传》是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父亲看到我读《水浒》,摇摇头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父亲的话让我对“三国”充满了向往,但直到读初中时才在同学W的家里看到了《三国演义》,W的父亲是海军的一名潜艇艇长,带回家许多古典名著,譬如《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到了暑假,我几乎天天在W家看书,我们一人一本,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沉浸在将来做一位诗人的梦想。当然,这是后话。

1975年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我想与那台老式唱片机密不可分。那时在家里养病的我,已读尽了我能找到的书,那几张老唱片翻来覆去地换着放,就像家中的几部大书,也是翻来覆去连蒙带猜地读——那些书都是繁体字,好在有几部是横行印而不是竖行印,留在我记忆中的的是一串响亮的书名:《烈火金刚》、《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地后武工队》、《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三四年后,当我看到新版简体字的《红岩》、《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时,尽管封面图案一样,感觉却很陌生。那些繁体字的大书对我有着神秘的吸引力,因为听哥哥姐姐们说,这些书都是禁书,不能让外边人看到。我虽然不懂什么是“禁书”,但我知道就是坏书的意思——这更增加了我的读书兴趣。

在那个年代读书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除了家中藏着的那些“坏书”,摆在桌上的是两套“红宝书”,一套是白色封面的《毛泽东选集》,一





套是红色封面的《毛泽东选集》，一边四册，整齐地摆在那儿。哥哥偶尔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除了一册册薄薄的鲁迅的书，再就是《金光大道》和《艳阳天》，鲁迅的书我大多读不下去，喜欢的只有一本《朝花夕拾》。还有一些长篇小说，现在已没有多少印象，只有几个不敢肯定的书名，譬如《东风浩荡》、《矿山野火》。剩下的就是“样板戏”的连环画——并非是“画”而是舞台上的剧照，我觉得奇怪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就是《林海雪原》里的故事，可为什么《林海雪原》却是一本“禁书”呢，没有人回答我。到了春节家里贴年画买回来的也是“样板戏”，墙上一片都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看到邻居家贴着《红灯记》，回家问妈妈咱们家怎么没买《红灯记》，妈妈说，过年不贴《红灯记》，悲兮兮的，还是《智取威虎山》好——我们胜利了，多吉利！

那个年代给我留下印象的还有几幅年画——1976年年底进了腊月，哥哥带我去了新华书店，这次没买“样板戏”，而是几幅单张的“大画”，都是革命圣地，画下面的题目后边都有一个括号，里边三个字：“中国画”——这三个字让我困惑了半天，一幅是满满的黑乎乎的大山，说是《革命摇篮井冈山》，妈妈埋怨哥哥，说大过年的，墙上贴这么一张黑乎乎的画，多不亮堂。埋怨归埋怨，这张《革命摇篮井冈山》还是贴到了墙上。另外几张是延安、韶山和遵义。那张“黑画”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也记住了一个画家名字——李可染。

这些就是我的课外阅读，在学校里的正规“读书”留给我的印象零零散散，先是“批林批孔”，老师发给我们一张张刻蜡版油印的评“法

家”批“儒家”的历史小故事，商鞅变法，秦始皇坑儒，等等，接着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然后是毛主席去世——从报纸上看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打来电报悼念毛主席，这让我顿感惊讶，原来外国也有主席，毛主席不是全世界的主席。眨眼间我们排着队伍敲锣打鼓地到大马路上游行围着区政府转了一圈再回来——打倒“四人帮”了，然后我们也小学毕业了——在小学里又“戴帽”读了初中一年级——先是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了不到半年，我们排队听广播，说“红卫兵”已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就摘下了红袖章，又戴上了红领巾——不叫“红小兵”了，改成“少先队员”。进中学已是初中二年级，这时候新华书店里的书五颜六色了，那些“禁书”都摆上了柜台，哥哥姐姐们时常带回家一二本新版的大书，于是，我看到了《三家巷》、《战斗的青春》、《暴风骤雪》。在学校里，语文老师给我们发下来一摞油印纸，是唐诗五十首，原来还有这样的诗啊——于是，我们几个班上的“秀才”也“吟”起了诗。听说书店里来了《唐诗三百首》，中午立马赶了去。拿在手里心怦怦直跳，打开一看，是竖行繁体字的，更觉得神圣。在课堂上，从教语文的老师嘴里听说了刘绍棠、王蒙、茹志鹃，在课外，从一位同学那儿听说了北岛、舒婷和顾城——那位同学的哥哥是一位在杂志上发表了散文和诗的“青年作家”。

像是突然间睁开了眼睛，我的眼前堆满了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和一本本响亮的大书，初中二年级学工劳动时，教语文的班主任刘老师把我安排到校图书馆，一次随图书馆主任到青岛中山路上的古籍书店买书，我的眼界大开——我们并不是隔着柜台一本本挑书，而是直接进入写着“读者止步”的办公室内，那儿的书真多啊，要知道那时候在柜台上很难见到这些书，有一本叫《重放的鲜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拿在手中爱不释手，可就是买不到，那时候买书难。学工结束时，我差一点动了偷这本《重放的鲜花》的念头，犹豫再三，还是



把书放回了架上。

大我十多岁的哥哥为我订了一份《美术》杂志，他为自己订了《航空知识》，每天中午，40多岁的邮递员老刘推着自行车来到我们胡同口——这片胡同里的住户都认识腮帮子刮得铁青的老刘，老刘脚步总是匆匆忙忙，将一份《参考消息》送到我们家，顺带着把这条小胡同里的信件也放在我们家转送，每次他送来《美术》和《航空知识》这些杂志时，若是我开门来接，他总是很敬佩和神秘地看看我，然后笑笑说，你喜欢画画啊。我们那片胡同里只有我们家订了杂志和报纸，后来又订了一份《青岛日报》，我曾把每天的小说连载给剪了下来，贴成一本剪报，记忆深刻的有尤凤伟的小说《白莲莲》——觉得是本地作家的小说更应该剪下来。这几份杂志我们家一直订了三四年，陪伴我中学毕业，后来哥哥上了建筑学的夜大，他才停止了这份“爱好”，如果当时邮递员老刘知道我哥哥只是建筑公司的一个出徒不久的木匠，他来我们家送《航空知识》时还能充满羡慕和神秘的目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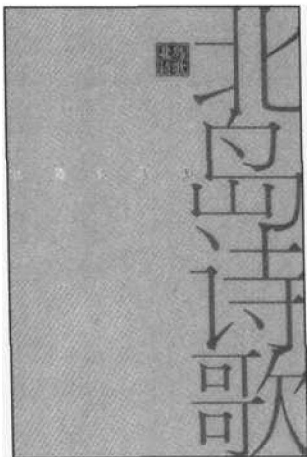
后来，当我买了何其芳的一册薄薄地《预言》和《刘心武短篇小说选》时，我的买书和读书已有了基本的“轮廓”，逛书店成了嗜好，文学梦亦越来越清晰，像是听到了远方的召唤——生活在明天，顾城的一句诗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大意是活到明天，因为明天我还



没有看见，他说的是要心怀希望啊，我的希望就是像蚂蚁搬家攒钱跑书店买回来一册册觉得既是“文学”又有“价值”的书，我和伙伴感慨着北岛的诗“生活”只有一个字——“网”，我们也叹息着舒婷的“神女”与其在江边展览千年不如伏在爱人的肩膀痛哭一晚。同时，我们也兴致勃勃地翻读着从古籍书店买回来的小32开本《绝句三百首》《唐宋词一百首》。

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我，读书还是一种爱好吗——我不敢确定，因为作为一名报纸读书专栏的编辑，当兴趣和职业几乎融合在一起时，日常工作的操练最先磨蚀掉的就是个人爱好所带来的那份闲适和享受，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不再是梦想——尽管住房局促，眼看着桌面上地板上越堆越多来不及翻看得新书，读书到底是闲暇时的享受还是生存的需要呢？那个年代一天天攒钱跑书店买书的乐趣永远消逝了，现在逛书城看着让人发愁的新书挑选出的是一本本“需要”、“应该看看”和值得“收藏”的书，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岂止是岁月给予的生活，我怀念那个年代的读书，更多的是怀念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和向往。人到中年没有梦，是成熟还是悲哀——当读书已成为庸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文学和写作已与梦想无关。

前些日子偶然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北岛诗歌》，暗绿色的封面，一册在手，涩涩的感觉，匆匆翻翻，感慨顿生。尽管我现在几乎不再读诗，但还是买了一本。“北岛”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文学少年来说意味着怎样一个世界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两行诗句像是镌刻在了我的生命里，当年买到薄薄的《北岛诗选》是怎样的激动和兴奋，一切历历在目，却已时过境迁。晚上歪在沙发里，对比端详着两册北岛的诗集，像是在对比着我昨天的梦想和琐碎忙碌的今天。也许生活总是属于昨天和明天，若没有了读书的乐趣和文学的梦想，今天的生活还有意思吗？



2003年5月于青岛前海湾畔

六朝松艺文笔丛

编委	王振羽	许锋	卢冬梅	陈融冰
	段琰	高伟	徐培范	唐爱平
	陶铠	钱军	钱晓华	韩青
	解维汉	谭延桐	蔡玉洗	薛冰
主策装篆编	薛原	徐雁		
	芦薪	薛原		
	书衣坊	朱赢椿		
	卫滨	王秀泉		
规划篆刻务	孙艳	朱敏	刘佳	

六朝松随笔文库(12种/套)

承译副墨
学林漫笔
开卷余怀
昨日书香
海上书声
读书随记
滨海读思
书卷故人
山海文心
文苑散叶
秋水夜读
金陵书话

白化文
潘树广
徐 雁
龚明德
陈子善
王余光
薛 原
王振羽
于志斌
徐重庆
王稼句
薛 冰

(以上图书已于2002年5月出版)

六朝松艺文笔丛(8种/套)

留恋之矢	薛 原
艺术功课	臧 杰
墨汁写因缘	伍立杨
与时光同醉	罗文华
艺术不艺术	宋文京
双倍的生活	逢金一
青春的子弹	张 渝
人缘与书缘	董宁文

(以上图书已于 2003 年 8 月出版)

目次

自序 / 1

艺术疯子们

- 蒙娜丽莎的眼光 / 3
德拉克罗瓦的日记 / 7
里尔克笔下的罗丹 / 11
罗丹的恋人 / 15
艺术家眼中的世界 / 20
画商与“艺术疯子们” / 23
沈从文：“无法驯服的斑马” / 27
但博头衔一字人 / 32
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 / 38
封面上的身影和灯盏 / 43
刘二刚的文与画 / 46
聂鑫森其文其画 / 49
心揽千峰师造化 / 53
回忆秋天造心境 / 56

谢汀兰的山水画 / 60
浓写铁骨淡描花 / 63
瓷缘——陈辛一的故事 / 67
姓萧的刻瓷人 / 82
《图兰朵》的布景人 / 86
写实与抽象 / 90
悬壶与书法 /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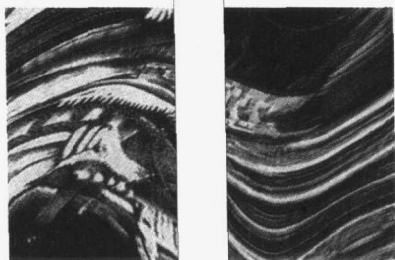
城市的泥鳅

六朝松,淘书及其他 / 101
毛边本,刀子与“酸文人” / 104
永远的孙犁 / 108
一生绝唱闯江湖 / 113
触摸“五四” / 116
四十年前的一本“五四”史 / 120
精神食粮 / 123
二〇〇二年·我的十本书 / 125
游入城市的泥鳅 / 130
扬之水的《先秦诗文史》 / 134
重要的不是艺术 / 137
小镇上的蒙娜丽莎 / 139
在流浪中坚守 / 141
荒原作家杨志军 / 144
林少华,村上春树与都市青年 / 147
白皮书,诗与行为艺术 / 151
拾穗,小说与六亩地 / 154
喧哗中的寂寞 / 158
金文杰的《大易探微》 / 160

镜下的太阳

- 科学大师的人文情怀 / 165
艺术与科学 / 168
科学,艺术与观念 / 172
留恋之矢 / 175
显微镜下的太阳 / 180
安格尔的回忆 / 195
潮涨潮落寻贝人 / 200
抄书,书法家与我 / 218
《三味书屋》的藏书票(一) / 225
《三味书屋》的藏书票(二) / 229
买书第一课 / 233
《四川十人短篇小说选》 / 236
“60年代”的几本书 / 240
胡同记忆 / 248
寻梦书房 / 253
北京买书琐记 / 259
兰州读书散忆 / 265
业余生活 / 270
我与南京之书缘 / 272

艺术疯子们



蒙娜丽莎的眼光

蒙娜丽莎的微笑在我的印象中已凝固成美和魅力的记忆,只要想起“永恒的微笑”,蒙娜丽莎微侧的脸庞便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仿佛伸手可及但又咫尺天涯,她的嘴角犹如在流露着说不尽的故事,而她的眼睛——那目光若说令人陶醉只是道出了最浅层次的魅力。

蒙娜丽莎的记忆是常忆常新的,她是我眼睛里美的“标本”。

但一天,雕塑家熊秉明告诉了我——我欣赏着蒙娜丽莎,同时也被她在“欣赏”着。如同置身梦境,突然被一声响雷惊醒。清醒之后,再想想蒙娜丽莎的目光,便油然而生被“审视”的感觉。正是熊秉明的《看蒙娜丽莎看》一文,“颠覆”了成为我“记忆”之一的关于蒙娜丽莎的“常识”:蒙娜丽莎并不是安安稳稳地在那里“被看”、“被欣赏”,她也在“看”,在凝眸谛视,在探测。她的眼光比我们的更专注、更锐利、更持久、更具密度、更蕴深意。在她的目光中,“我们”成了一幅画,一幅静物。我们所“看”的是“蒙娜丽莎看”。她的眼光像迷路后,“在暮色苍芒里,远远地闪起的一粒火光,耀熠着,在叫唤你,引诱你向她走去。”

如同当年读熊秉明的《关于罗丹——日记摘抄》(三联书店 1993 年版)让我懂得了如何欣赏罗丹的雕塑和思想,他的《看蒙娜丽莎看》让我知道了“蒙娜丽莎看”,尤其是蒙娜丽莎的眼光与安格尔等西方大画家笔下的女性眼光不同的缘由。

“看蒙娜丽莎看”也是熊秉明的一部艺术随笔集的书名——《看蒙娜丽莎看》(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打开书第一篇,便是这篇《看蒙娜丽莎看》。书中收入的文章涉及范围从西方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作品鉴赏,尤其是熊秉明个人的创作体验和艺术观念,另外,还有他对中

